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甘肅通志卷四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棧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炎

騰錄監生臣江晉

欽定四庫全書

甘肅通志卷四十六

藝文

賦

漢班彪北征賦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
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
絕迹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
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郃

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
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念戎王之淫狡穢宣
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
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
為期涉長路之繇繇兮遠紆迴以膠流過泥陽而太
息兮悲祖廟之不修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
思日晡晡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

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
劇蒙公之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捨高亥之切憂兮
事蠻敵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首
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譽何夫子之妄說兮孰
云地脉而生殘登障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閔
獫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
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降几
杖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

秦之所圖齊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以
莽蕩兮迥千里而無家風森發以飄飄兮谷水灌以揚
波飛雲霧之杳杳兮涉積雪之皚皚鴈雖離以羣翔
兮鷓鴣鳴以嘒嘒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以傷懷撫
長而慨息兮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
民之多故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
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
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

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
兮

晉成公綏黃河賦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
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而南遊兮
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
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
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
西而啟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徒涉而永固衛遷濟

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嬴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
歎何水德之難量

唐李翱釋懷賦

讀黨錮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

懷賦其詞曰懷夫人之鬱鬱兮歷晦蚤而傷離吾心
直以無差兮惟上天其能知衰於德而必好兮忠何
尤而甚疑彼陳詞之多人兮故不去衆而訊之進蓋
言之不信兮退遠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省兮固余
道之所厄昔師商之親聖兮德既均而行革惟肝腸

之有殊兮守不同其何責願披懷而竭聞兮道既塞
而已行路非險而不通兮人忘我而異情王章直而
獄死兮李固忠而陷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末俗之
衰誠哀貞心之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農夫以手
鋤兮反翦去乎嘉莖豈捐穢而語之兮詳瞪瞶而不
肯聽欲釋去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成當晨夕而步
丘兮仰白日而自明處一世之若流兮何久求而傷
情樂此言而自抑兮壯大觀於兢生拔馨香之菰蘭

今樹蒿蔚以羅列斥通路而使無兮應棘逕之中絕
置春秋而徇心兮羌與此其奚別昔誓辭而約文兮
期共死以皆居嗟所守之既異兮乃漫汗而遺初心
皓白而不容兮非市直而望利忠不顧兮立志交不
同而行棄悲夫不旬已而必讐兮諒非水火其可畏
猥吾行之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
歲苦寒而亦瘁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
靜然而絕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

兮終永夜以歔歔

明薛瑄黃河賦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蒸
濬洪源於西極兮注天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
沓玄溝之晶明過積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
太華而東驚兮撼砥柱之崢嶸入大陸而北徙兮迷
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經兩海而紀衆流兮擅浮沉之
濯靈覽頽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姒氏所經營登
崑崙而俯視兮固彷彿其初迹馭高風而騁望兮遂

周游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激而湜湜差澹
灩而徐趨兮勢沄沄而自得觸險石以闢暴兮訖雷
轟而輟擊天宇擴其沆漭兮渺上下之蒼黃霧雨霏
霏而滃集兮混邃古之洪荒微風蕩拂而渙散兮天
機組織其文章頽焱浩而洶湧兮百怪垂涎而簸揚
腥雲濁浪以盪汨兮恍忽顛倒夫舟航靈曜升而赫
照兮乘正色於中央望舒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泳
其光芒若乃震秉符以行令兮百谷涇涇其凍釋山

澤沮洳以上氣兮增混濛之洋溢魚龍乘濤以變化
兮杳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南屆兮雷雨奮達以
霧霈潢支流而股合兮百川奔而來會木輪困而漂
拔兮蔽雲日而淘汰狂瀾洶而嚙岸兮塊土焉塞夫
衝潰霜戒嚴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緬邈
而石出兮始殺湍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顓頊乘
坎以奮神大塊噫氣而摩軋兮流澌下而龍鱗層冰
橫絕而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羌險夷而明晦兮

變朝暮與四時颼風起而衝水兮莽怪駭其難推覩
圓方之一氣兮恒來往而密移昔尼父之嘆逝兮跨
百世而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與終古以為期啟龍
圖而翫六一兮悟主宰之所為喟余心之未純兮感
道妙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庶晝夜之靡虧

李夢陽竹石賦 有杳者篠叢彼阿徙置得地櫺以
華托根靈石發生直翕颼拂樓翠風閣長竿巉巉翼
紛若截為雙簫雛鳳鳴任心吹之靈霧生乘驚挈友

騰煙霧餐霞戲委永無慮中虛允直性介固

述征賦 仲夏赫炎兮草木畢揭鞿縲赴徵兮夜發

梁國抑情順志兮強食自解亂流渡河兮忽焉而寐

所以懣恨揮霍兮中情菀而內傷明星散而交加兮

翩冥冥吾以行攬衆芳而橫涕兮莽皇皇莫知所投

曷瞰杲杲方上進兮雲披離而蔽之飄風磕而魯波

兮湖水擊而震盪慨川廣而難越兮朝余翱翔乎河

上既涉衛以奔驚兮又逾淇而渡漳去故鄉以就遠

兮霑余襟兮浪浪山峻高而造天兮又陰晦而多雨
觀蘊蟲之相搏兮忱於邑汗又交下哀人命之有常
兮禍福杳其無門孰非義之可蹈兮焉作忠而顧身
余獨怪夫濶博之罹患兮親好修而逢殆箕子狂而
悲歌兮彼比干固以菹醢觀前世誰不然兮矧吾懷
愆而造尤聊周張以嬋媛兮盖不忍此心之常愁涉
湯陰余愴怵兮乃又瞻茲美里鄂廟屹而傍路兮駟
超軼而過止懷誠有離慙兮任道有承尤侍中顛隕

兮扁鵲被劉專惟君而遘殃兮眩吾不知其何謂極
終古而長憤兮羗炯炯其猶未昧翼綿綿之無聊兮
眇翩翩莫知所騁憂悄悄之悶瞀兮歷山川余弗省
跡有隱而難察兮物有微而先彰負蚊蟲以抗山兮
固切人之未量欲結言以自明兮拙而莫之謀也將
高舉以遠羣兮又絆而莫之能也經溝瀆吾不悅兮
亦何必為此行也蹇相羊以俟至今莫好修之證也
路遼遠之裔裔兮埃風旋而簸揚煙液蒸而練練兮

夕吾次於沱陽嶺弗曲以斂容兮原曖曖而嵒嶂風
草剗而冥冥兮狼狽號而夜鳴指黃昏以為期兮驟
駸駸又夜行曰雷霆不可玩兮孰刑人而不戒悲轅
馬之喘噓兮常十策而九退朝攬木末之清風兮夕
瞻明月指列星我既處幽羗誰告兮魂中夜之營營
欲展詩以效志兮又恐增慙而倍尤衆聚觀而潛許
兮或掩涕為余乎淹留予朝餐中山之初歲兮暮挈
易之香菰睇北山而不見兮彼南州又邈焉而弗予

觀氣怦怦而絪結兮心緯繡而弗怡紛流日以相觀
兮見金臺之崔嵬軫雄虹之迅光兮愜烏白與馬角
燕昭既劇該輔兮厥躬亡而國削何秦嬴之虎視兮
厥二世以不祿固盈虛之環沓兮春秋奄其代續自
前代乃已然兮吾又何怨乎人心雜亂反覆豈畢究
兮由邃古而至今重曰隆隆三伏鑠金石兮如堇如
沸行路喙兮道思作誦軫爾類兮南有喬木不可以
憇兮念我徂征日顓顓兮含精內蝕世莫可說兮亂

曰已矣哉鳳鳥之不時與燕雀類兮橫海之鯨固不
為螻蟻制兮誠解三面之網吾寧溘死於道路而不
悔兮

婁奎朔方風俗賦 西夏有元虛居士賢而隱文子
偕華先生客夏耳其名以刺謁之歛叙既已文子乃
稱曰蓋聞過高唐者必聆清商遊睢渙者必觀藻績
蒙躡躡海內有年所至處無不習交其賢豪長者因
獲周知謠俗矣語云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君世

家於夏且翺翔文學之囿棲遲載籍之林上燭往古
下鏡來今其於朔方建置之巔末泊山川風物畢載
於腹敢以為請毋予靳哉居士謾爾興曰僕也恂愁
未嘗蘇於故間從長老後而竊聞其槩焉夫草昧方
祛睢盱無詔軒唐闡繹上哉夙乎靡得而究已自姬
王命使來城嬴氏因河為塞權輿於葩經之脉昭著
於太史之載按職方為雍州區攷天官分井柳界甫
要服於中華繼編戶於炎代啟於青而築於建郡於

漢而縣於唐為宋隋之州鎮為偽夏之都邦面陽明
而翼赤縣之衛背陰陸而抵戶遂之防右酒泉兮控
引左雲谷兮相望徼櫓星繁雉堞雲長勢形繡若天
險孔張洵九圍之無匹展四野之獨臧其山則賀蘭
擅其奇金積標其勝拓跋之所避暑瞿曇之所演乘
綿亘則百舍不止穹崇則萬尋未竟傑壁霞構攢峯
鶴立邃壑莽蒼靈岑崩男根連金母之瑤房椒載上
清之玉色千秋雲而亘度礙朝日而行遲貊不敢扳

鳥不能飛逝而望之訝煉石兮撐碧落就而仰之猶
鰲足兮奠四維至若黃草葳焉欲哀黑鷹脩乎將翫
伏地飲河狼眠虎踞特秀甯起敦丘瓜聚登柺子而
流覽無窮訪天都而難覓其處其水則潐潐漾漾汗
汗汨汨黑水沃日靈河漲天方其趣乎峽口瀉乎石
瀨旁薄驚騰轟飈澎湃山摧嶽舞之勢排江傾海之
派及其寓安流沒追埒軋盤涌喬咸夷遷迤朔波凌
湍虹洞無紀環郭帶郭散漫縈紆枝而為渠瀦而為

湖其為渠也溢蟬螭駕螭虬條分縷折曲折周流經
城市而脉脉道澮洫而漉漉溉千林之果蓏浸萬頃
之塍疇其為湖也萑葦之場薰葭之藪晶晶無垠涵
藏百有芻牧者馳驚芟藁者奔走其產則湓池神液
因風自生調鑄濟味國計芘盈馬芽地掬聲尾沙尋
鱸旒連丹三幣五金旃裘膠革觔角豫章以全民用
作貢尚方土植有山礬江離沙葱石竹射干彫胡流
彛苜蓿淺渚平原菁菁郁郁香有金錢甘有青玉棗

實鷄心槐生兔目龍珠稱百果之宗烏稗蘊七絕之
淑淥池並蒂而萼青門合莖而熟露長苴蓮蔓孳蓂
莫來禽種於漢苑馬乳抵於西域薔薇鬱於東山牡
丹富於金谷碧梧棲鸞鳳之柯金桃啄鸚鵡之肉薦
雕俎於芳筵時瓊砌於華屋兼以秋黃之藕白露之
藪益人之蒜禦饑之菑青稞胡麻薌杭美菽可釀可
炊粒珠顆玉又枸櫞成林藟葛若稼幹不冬彫華不
寒謝臾附咀之療人偃佺煉之羽化至於鱗虫羽族

壙走穴居若圖經之所逸若爾雅之所無指百詘而
未盡刻十襲而難書爰耳目之所覩記祇能憶其大
都鼠珍貂鼯馬異駒駮觝突獐犴趨捷虬盧迅足則
三窟之兔丸跡則九尾之狐麝餐柏而香遠麝戴玉
而班殊趨則僊僊行則於橐駝可服大武善樓既
以引重亦以長驅集觀乘雁蜚睹雙鳧交精屬玉旋
目庸渠戢戢之翼鶩鶩之雛毵毵之啄鴈鴈之呼黃
陵之廟青草之湖頡之頡之以遊以娛丁首莘尾鼓

簪清流躍澆滸兮為樂蓄荇藻兮沈沈問其名兮鯉
鯉取不竭兮鮎鯀詹何引兮獨繭漁子泛兮孤舟烟
消日出兮欸乃聚綬畧兮渡頭鱠飪紅縷細味與丙
穴公蒸嘗以品賓客用羞其宮室則飛觀基諸元昊
臺榭剏自狄公崔嵬千祀故址猶崇且鬱鬱兮仙人
之館轟轟兮帝子之宮蘭堂生霧桂榭凌颺金壇煢
朗珠剎玲瓏廊櫺纚纚薨棟隆隆䟽窈窕而沙紫瑣
翕艷而泥彤文樞華桷玉碣鏤題籠以朱網覆以琉

瑤照耀星漢揮霍雲霓甲第名園參差城郭戶植羽
葆門懸鐘鐸金波蕩漾麗景聯絡臚畫鷁於園塘飾
翠鵲於簾箔市廛孔道萬落重闔青帝飄雨紅樓媚
人烟花不夜歌管長春陟麗譙而睇盼第見乎廣廈
之粼粼其人則飛英於國史之著厠名於金櫃之藏
傳變以黃金而取譽傳昭以學府而流芳宇文赫赫
於弢畧侯程煜煜於居喪三史偉於行師三傳神於
折訟勛績擅於喬梓功名炳於伯仲稱豹變則韓遊

瓌論汗馬則史敬奉是皆人世之龍塵寰之鳳遐邇
景風今古雅重迨我明時譽髦尤衆忠者義者孝者
節者有芝英雲氣片藤拱壁者有黼黻河漢隻語千
金者有爛儒雅而師表士林者有持風裁而正色立
朝者有倚劔崆峒抑天驕之橫者有寧銜刀都市不
易慮以生者有蟬蛻塏埃而翔區外以舒翼者卅角
而茂者雲翔華顛而彥者鱗萃金龜右蟬纓綾紳珮
嘯喈之胄翩翩鈴閣之前儒旅之儒濟濟闕里之內

鴻漸肅雍雍之儀虎螭振桓桓之槩冠蓋交於道途
軒馬填於闐闐譬猶鐘山之阜泗水之滙累圭璧不
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匱其俗則四民雜居五技贅
聚獲石洒削甄冶古鑄日者星人覲史駟僧與夫俳
伶優侏之儕咸旁午而交臂自高門鼎貴下比齊民
靡不羹鮮飲鑿茹毳含醇曼揄被服輕煖綿純當夫
春日載陽布穀催種民狎其野耜鋤并用室無懸器
田無賸壅新景鬯韶華明錦鈿則有弱冠王孫游閒

公子飾冠劍聯袂褥引類呼朋吹竽搏筑走狗鬪鷄
六博蹋鞠馳逐於章臺之紅嬉戲於郊圻之綠及序
屆朱明流金倂甚簞製絳輕筍舒薤錦支公于是乎
手談羲皇於是乎高枕乃有武力鼎士絡駭札柳諸
伎畢逞絕倫超醜金注解浮爭先競首農者戴蒲茆
衣襪裊挹桔槔沃阡陌禾黍百里蔗蓰砮砮行者出
圃草之陂憩灌木之樾來封夷之常羊忘祝融之爍
烈疑姍姍於畫圖儼僊僊於閭闕迄夫商吹感發於

林臯霄露厭浥於芊草翹然勁者離披蔚然茂者枯
稿萬樹千畦生成垂實翦摘芟穫場圃狼籍離離穰
穰嗒嗒磴磴於橐於囊盈箒滿桶稀膏棘軸銜尾相
屬塞於莊馗輶輶殷殷縱橫絡繹已而貢禹舉元英
泣場功竣畚揭侍狐貂成蓋藏既則見畜牧被野風
驟霧鬣魚目龍文蒲梢汗血蘭筋權奇羣奔互齧扶
壑斲山玄黃雜選於是赳赳矯矯之士臂夏服手烏
號果削格載畋獠星流景集飈奮霆擊決皆弇心覆

草蔽地冤伏陵窘充牣車騎無飛不有靡走不備伏
臘歲時迎釐賽社人事紛拏莫可覩縷夫夏之黔黎
既斲此竅逋蕩夏之土壤又盡膏腴美利此所以豐
樂甲於閩中聲稱浹乎寓內也文子曰美哉邊陲若
此者罕矣居士曰未也青銅之峽雷斧劈劃斷山為
兩衝流激石招提百座森聳乎其上檜栢千章掩映
乎其側莎羅之峯嵯峨萬仞三泉地湧渟泓澄潤精
爽招徠乎遠近膏澤徧敷於靈蠢西山屹秀翠若漳

苔惟絕巖之積雪歷四時而不開即溽暑兮伊鬱常
色澤兮皚皚牛首飛霞洞天弘敞天下之蕊芻蜂合
四外之泥絙斗仰其中有龍淵噴玉石罅珠濺若倒
囊與傾笈貫桐枝兮為綫放遠池兮猶沸當祁冬兮
可湔及氣肅天高撼石動地則曰靈武秋聲青蠹入
雲素華涵影則曰玉關白雪沙明水映乾坤錦燦則
曰羚羊落照踈星的歷乍見乍沒則曰石空夜火望
之則有即之則無此官橋之奇木也明河在天星斗

在地此月湖之殊景也表立則順影墮則逆此浮圖
之幻跡也晴日鐘鳴風雨鏞振此沙闕之異響也以
至靈穉變兮吉善臻神駒刷兮夜光熾元兔進兮飛
龍閑金牛現兮白馬寺秋童雛躅於劉晨安門婉德
於公藝朱大夫齊名於謫仙程先生等節於孔伋靖
王有東平河間之風仇侯有嫖姚車騎之績斯亦殊
尤絕軌也寧非世之所稀覲文子嘆曰偉哉不謂西
夏有此

曹璉朔方形勝賦 緊夏州之大郡實陝石之名邦
當三邊之屏翰闢千里之封疆廓岡阜而為垣濬川
澤而為湟角龜鼉而為道卧蟠螭而為梁帶河渠之
重沮奠屯戍之基張墾良田之萬頃撐喬木之千章
鹽池混濊瀆其隈菊井馥郁馨其傍桑梓相接棟宇
相望若率土而論其邊陲則非列郡之所擬方也今
馬載瞻其四維也漢隴蟠其西晉洛梗其東北跨沙
漠之險南吞巴蜀之雄山奔突而若馳水旋繞如環

雍鄴遐郊其坦夷聳孤城之崇隆內則敞街衢兮輻
輳紛輿馬兮交通外則經溝塍兮刻鏤畝原隰兮腴
豐任土作貢而域雍兮星分井鬼罷侯置守而隸靈
兮民雜漢戎出河朔山川之外臨藩落境界之中青
窺華嶽之隱隱翠挹岷峨之重重遥躋西嶺之屹屹
近俯東湖之溶溶營興廣武坊旌効忠壩濱積石關
邇臨潼橋橫通濟兮接賓之鋪連棟園開麗景兮望
春之樓凌空澹清潭兮天光雲影翠秀色兮綠水芙

蓉赫連春曉兮日烘桃李靈武秋高兮風墜梧桐殘
陽夕照荒垆兮落花啼鳥飛瀑暗懸峭壁兮玉澗垂
虹轆轤伊軋兮影落蘆溝之夜月漁歌欸乃兮響窮
古渡之秋風於是高臺日上長塔烟浮晴虹之影乍
弄蒲牢之聲初收大河之水未波蠡山之雲不流鵲
華實之蔽野漫黍稷之盈疇石闕雪積兮銀鋪曲徑
漢渠春漲兮練拖平丘騏驎如雲兮花馬之池鱗鯽
盈肆兮應理之州平羅城兮執訊獲醜鳴沙州兮落

鴈浮鷗城傾黑水兮頽雉殘堞津問黃沙兮短櫂輕
舟神槎湮兮猶存博望之跡石硤鑿兮尚傳大禹之
游高塚巍峩兮元昊之魂已冷古剎煨燼兮文殊之
像常留表賀獻俘而忠貫日月兮唐將之精靈耿耿
書抗偽號而名重丘山兮宋賢之遺韻悠悠此名天
下播海陬而為西夏之勝槩可與江南之匹儔者然
猶未也若乃考其四時也春則杏塢桃蹊霞鮮霧靄
秋則鶴汀鳬渚月朗風微夏則蓮濯碧沼之金波嬌

如太液池邊之姬媵冬則柏傲賀蘭之暗雪癯若首
陽山下之夷齊與夫觀鷹鷂之雄度則凜凜乎周家
之尚父也覩芝蘭之葱蒨則奕奕乎謝庭之子侄也
對松竹之森立則挺挺乎汲黯之剛直也翫鷗鷺之
瑩潔則皎皎乎楊震之清白也以至芳林鶯語柳樹
蟬聲又有若回琴點瑟之立夫孔楹也此皆翫耳目
娛心志而為西夏之美觀不減江南之佳致者是使
騷人墨客碩士英賢尋幽覽勝游樂流連於以羅珍

饌列綺筵飛羽觴奏管絃品題詞藻繡句錦篇觥籌
交錯屢舞僊僊撫乾坤之塊圠掃亭障之烽烟詢古
今於故老稽成敗於遺編方其王命南仲往城於方
此何時乎迨漢郭璜繕城置驛浚渠溉田省費萬計
盖一盛也整居焦護侵鎬及方此何時乎迨唐李聽
興仆舉廢復田省餉人賴其利又一盛也嗟夫時有
盛衰治有隆替天道循環斯亦何泥方今聖主啓運
應符丕建人極重熙皇圖混車書於六合覃恩威於

九區登斯民於懷葛躋斯世於唐虞矧茲夏州超軼
往古詩禮彬彬衣冠楚楚建學立師修文偃武尚陶
範貴簪組祛異端禦狎侮抑工商之浮華敦士農之
寒苦沙漠塵空間闐安堵白叟黃童謳歌鼓舞熊羆
奮勇於陣行麋鹿潛行於巢所弓矢藏於服韞干戈
戢於庫府而況蔭土封者惟德惟義遠超樂善之東
平握將柄者有嚴有翼端繼為憲之吉甫予也一介
之書生敢擬韓范之參伍泚筆而紀行議者幸勿

謂其狂魯

黃諫崑崙山賦 瞻彼西域猗歟崑崙摩地勢以特
起指太清而高蹲控玉門以設險湧朝宗之河源其
方也里八百而可考其高也數萬仞而堪論大鵬之
翼高舉而莫及都盧之足善緣而難升其陰則堅冰
厚凝鏡見人形風氣凜冽寒不可勝其陽則瀑布飛
流聲震雷霆羣猿下飲接臂流肱至若瑤池之水粼
粼瀾瀾有龜六足有鼈三趾遊魚吹波超羣鷗起玄

園之中廣輪莫擬藥闌花檻布穀散綺離婁之明殆
不能視隸首之數亦不可記木則琪玕參差文玉森
然琅玕子實如玉且圓豫章松檜楓梧榎栴山柿女
桑木犀秋香冬青萬年蓊鬱蒼蒼亘地連天草則朱
英玉芝幽蘭芳蕙枸杞根靈薇菜可茹叢卉灌芳阜
滋蕃庶其禽則女牀之鸞踆躔丹穴之鳳翔翥驚驚
雙飛鸛鵲羣舞啣木精衛能語鸚鵡散則霞開止則
雲聚自相喧聒各得其所獸則狝狝見人而嘆猩猩

披髮而言犛牛體重馱駛輕儇元豹霧隱文虎晝眠
貌貅獅兕麋鹿麕熊羆狻猊狐貂獬豸其所孔有
不可殫焉或遙涉乎蒸霞之水或弄影於閭風之顛
或羣或友儻儻俟俟於種玉之田何竒不有何異不
儲乃上帝之下都豈常人之所居軒轅之宮王母之
室碧瓦鱗比青瑣櫺窗畫棟飛虹朱簾炫日高閣千
尋長廊萬丈赭堊丹青雜以金碧適中乎文質乃輝
耀於今昔是以仙鄉留舄之輩緱山吹笙之徒崆峒

之老蓬萊之流莫不駕雲輿而是趨於是王母開筵
侍以麻姑宓妃鼓瑟雙成吹竽瓊漿玉液盛饌佳蔬
蟠桃異果苾芬芳敷延周穆於瑤席之上邀漢武於
回丘之隅玄冥滌器潄收司壺少皞行令太白操觚
勸酬之禮既畢羲和趨御而日色已晡豈特產奇瑰
之物招遊燕之娛而已哉爾乃質凝重厚氣鍾淳粹
靜而有常類仁者之壽動以致用方君子之不罷雲
從而起雨從而致休徵以時而若於焉而發生乎萬

類也恭惟聖明一統區宇極地際天咸施恩惠海濱
嶽鎮各有典制視伯視公皆以次第咸秩無文名山
以祭茲山也同海嶽而效靈故其功鉅而不細是以
篤生賢良而非止於一才一藝乃拜手稽首而作頌
曰大哉聖人之御世也旰亦未食宵亦未寢也治人
禮神各盡其義也山嶽效靈而人才輩出薄海內外
而皆享雍熙之盛治也

論

漢後漢書西域傳論 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

世張騫懷致遠之畧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
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
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戍已
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羸
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纓而繫北闕立屯田於膏
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
商胡販客日歛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厯安

息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
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
河嶺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
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
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
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
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尊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
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

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跡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
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閑往運數開叔
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
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
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蕪達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
仁惡殺蠲散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
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
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

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
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隋皇甫謐玄守論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
之所惡何敢委形待于窮而不振乎且道之所貴者
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
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
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
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

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暗聲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惟

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
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
則我道全矣

宋張方平屯田論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
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及秦
漢務恢封畧疲敝中夏外事邊疆魏氏之後吳蜀鼎
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薄分疆占
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鮮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

勢未解而屯田之利惠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羗留佃于浩亶魏武之經畧四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戍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宇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

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
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
至危亂范陽構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
諸方嶽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戟之夫箕踞待哺至
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
兩戶而資兵卒人力凋敝可舉而知天下兵農之業
遂離而不復焉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四聖同仁
恭儉慎德靡遊于逸于觀于畋念四方惟正之供憫

小人作業之勞節愛惟微嗇用罔小然出納之吝在乎有司刻斂勾收錨毫圭撮天地所產山海之富動植之物悉筦于官婦織不裳夫耕不食黎民力盡寒暑不息以供軍士衣稍匪頒之費汲汲乎其不能足也伏見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該盡乎體要顯辨其利跡而或者猥為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為之揚摧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留則芻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守而後有屯田之

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祇建安之跡邇布都畿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項晉荀羨興石鼈之利分界東陽齊嵇華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內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有田務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希土曠地力不盡密接京輔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復浹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于彭

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淤皆為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洄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為廩積置戍之地無便于此江淮之境人稠地狹田無體易何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復制費已兼倍此為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調取于農坂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惰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于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响濡保息

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臣應之曰
昔之為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胄而執耒耜釋
已又況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
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嫌焉蓋智者
謀始因勢推移使勢濟而衆安在資權而成務臣雖
不敏請試效愚蓋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
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

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家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大半輸主率由無以自業也儻優制招來豔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它徭則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為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此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

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盈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溥矣謹論

蘓轍隗囂論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雄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而囂舉大兵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于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

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忽既往之禍方
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
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
光武而不悔去就之義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
不足怪也

明趙時春馬政論 天有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
轅以來墳典經史不絕書逮周始詳穆王征西戎責
以不享在今平涼之域而八駿皆是物也孝王命秦

非養馬汧渭大蕃息宣王中興比物閑則北至太原
南平荊蠻大蒐鄭圃皆以車馬之盛為言秦烏羸谷
量牛馬即烏氏人而漢文景時阡陌成羣六郡良家
馳射是利馬援之邊郡田牧數年得畜產數萬唐人
養馬亦于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
十頃樹苜蓿麥用牧奚三千官寮無幾衣食皮毛
是資不取諸官蓋合牧而散畜之牧專其事不雜以
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身本帝國生長

北方貫歷牧事躬馳撫閱無點集追呼之擾科索之
煩順天因地馬畜滋殖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
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別為羣號稱雲錦地狹不
容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圖傳至今夫豈有它術哉法
簡而專誠而不二故也元宗既以嫌誅毛仲後遂以
付安祿山祿山統北方三道又使蕪掌京西牧馬地
既隔越而職守難專重以勾胡叛逆覆用蹂踐唐室
其餘存者猶足以資肅宗之中興憲宗命張茂宗監

牧茂宗不能遠畧乃籍汧隴民田人爭言其不便牧
事遂廢唐亦喪亂由此言之人事得失馬政盛衰益
昭然矣自宋以來馬藏民間涇原為邊重鎮日不暇
給然頗貿易蕃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民牧兵興隨
宜取用官亦無事皇朝遠稽周唐大振馬政自大將
軍得李思齊李茂之騎繼破王保保擄馬駝雜畜數
十萬御史大夫丁玉涼公藍玉四征西番部族悉服
乃製金牌合符番人以馬充差朝廷以茶為賚體統

正而名義嚴馬日蕃庶始置苑馬寺聯以監苑巡以御史日久法弛弘治末年遂命都御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肅紀綱增置官屬蒐括墾田益市民馬一時觀美然三年二駒其計利深矣數年之後所利不補所費何哉豈非官多牧擾法煩弊生縉紳衣錦難禦邊塞之風霜而肩輿騶從點集追呼非孕字重累之所能堪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四千餘匹牧軍才三千三百餘人田重牧輕皮肉收銀

三兩有奇公用銀三千餘兩責之三千三百餘人物輕輸重每歲各各入賀督監參謁不絕遷代歲月繁促南北習俗異宜道路往來勞費牧人之不支如此州縣地不踰二萬頃為糧站徭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彼嘉靖三十七年平涼通判嘉定陳應詳舉籍平固以北皆為牧地民村落室廬皆度為牧代之養馬償駒遂號二稅按制先定州縣田稅後以隙地為牧本自相間安得齊一應詳務虛名而民重被病牧

既少獲種馬日削責民市馬吏緣為奸民不堪命矣
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哉今粗舉其大端云

議

漢虞詡涼州不可棄議 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
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
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
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嘖曰關西出將關東
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羗胡所以不敢入

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
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
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
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
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詎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
極棄之非計

宋鄭文寶城古威州議 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
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邠寧張

君緒收六關即其地也故壘未圯水甘土沃有良木
薪桔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
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然
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青岡青岡距清遠皆兩舍而清
遠當羣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宿行旅頓絕威
州隔城東隅堅石盤互不可浚池中舊乏井脉又
飛鳥泉去城尚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平夏勝
兵三千據清遠之衝乘高守險數百人守環州甜水

谷獨家原傳箭野狸十族脇從山中熟戶党項孰敢
不從又分千騎守磧北清遠軍之口即自環至靈七
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
青岡清遠三城為頓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
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
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鹽利以金帛啖党
項酋豪子弟使為朝廷用不惟安朔方制豎子至于
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

明徐貞明西北水利議 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
待旱潦者人也廼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
流萬頃惟寄命于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
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
一也神京北挐財賦取給於東南忠於謀國者鏡勝
國之往事懷杞人之隱憂尚有出於河流外者惟興
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為外府可也中
人之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安土而無飢廼

國家處全盛之勢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
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早
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
浥損之患積久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
既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一也東南轉
輸每以穀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
紓之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
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

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其利一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一也往者劉六劉七之變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蓋業農者廢其田里惟遊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今西北之境土曠民遊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遊民有所歸消囂弭亂深且遠矣其利一

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
其土廼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蘇子謂聚
則爭于不足之中散則棄于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
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
而田亦均矣其利一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
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省而繇重
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繇可輕其利一
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盖有數

頃之田因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即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一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為患而不墾之為患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為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耻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于荷戈驅兵為農

勢固難行惟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則心安而力奮
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以為佃客者何
限募而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
屯政其利一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做井田之遺意授
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傑之兼并限民之田
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閒之地修舉水利
則做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者養民之
政以漸可舉其利一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

閭族黨井自為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為然今若畫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美其利一也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為害矣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

之在人身流貫于肢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注則
上而為癰下而為痔又或溢出於口鼻而因以戕其
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舛矣今之咎水之害者即
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
國分布畫井而田畛達于溝溝達于洫洫達于澮澮
達于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西北皆其故
疆也豈古以為利而今以為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
流于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於南而獨

為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南方之民披簑而耕挹濕而
獲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槁則訟風伯而祝
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為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
而耕獲之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
而水平稍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
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
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
圳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

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北尤為易易也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

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
為利也弘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
水之為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
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漢後
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
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
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
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

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地

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為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為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

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獲於秋費於帑而償于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於謀國者而顧以費為憚乎且始為而獲繼是有興即以所獲者為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旱澇

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為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為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耻于逸而趨于勞矣昔張全義起于羣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

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誨變荒墟為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為心未有狃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倡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

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之食廼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

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
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
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
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
夫耕則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
緩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
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
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

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為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選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于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貪墨以行私者何限也

使令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
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即無力宜近配者亦得
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屯法行而
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
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後煩募民哉國家分兵而屯授
之以田統於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而
屯亦漸廢蓋田授于官兵非已業也惟富民得官屯
駐則其田固已業子孫相承稽覈自詳無隱占之患

蓋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夫富民捐已之貲闢荒區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于國者多矣就其所入給以祿朝廷御之以虛名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即汗馬之勲者祿入兵費皆仰給於縣官歲糜而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入胄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比輸三百五十金者而同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

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
其得更倍諺謂千鎰而家藏不若銖兩而時入此尤
易曉也田少而殺與贖罪而入者即是可推也若恐
力田可同于輸金則必有偽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
墾旋而廢難以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繫名
于冑監距其入銓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
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而計之當不止于三
百五十金彼既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

亦何樂於偽田增稅歲以厲已乎即有田偽而稅負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行之積久田闢而稅廣費省而用足則力田之科與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商盈詘于財賄酌多寡于開納也

張鍊鹽法議 夫食鹽山澤自然之利天地所以養民也上古無征近古薄征以佐國用要在先不病民而後利國為可貴耳關中食鹽一出於河東一出於花馬池一出於靈州一出於西漳靈州西漳去三輔

絕遠專供靈夏洮岷西北兵民之用無容議矣花馬池鹽北供延慶平三府寧榆二鎮南與河東鹽並行於三輔間河東鹽上下公用謂之官鹽花馬池鹽私自貿易謂之私鹽民間便於私鹽而不便於官鹽者百年於茲矣必欲行河東官鹽其弊有四蓋行鹽郡縣各有分界所司徒知紙上陳跡河東鹽行三省不可越縮若究其實在山西河南未知何如其在關中自長安以西河東美鹽絕跡不至間有至者皆泥滓

苦惡中人不以入口惟耕夫寡婦黽勉食之計其所
售無幾也名雖謂行其實未嘗行之一也往年商人
慮惡鹽不售告發郡縣使所在輦運外加樣鹽色封
印記之及以給民封者自佳輦者自惡唱戶分鹽畏
如飲鴆計帳徵價峻於正稅今雖暫止既為故事恐
不能已二也商人賣鹽與販夫隨以小票鹽盡票不
收毀官鹽不至西路則無票無票則通責店肆負販
細人請東路自買未毀之票繳官公人亦幸免責不

問由來互相欺抵三也買票日久奸人依式私製盜
賣僥倖者冒利敗露者破家雖有防禦迄今未已四
也必欲禁花馬池私鹽其弊有五關中民貧衣食驅
遣賦稅催切罄家所有走北地販鹽冀牟斗升之利
一為公人所獲則身入陷阱家計盡空一也貧人既
為囚繫內無供餽冬月多斃于獄考驛遞囚帳鹽徒
居半死者又居強半民命可恤二也小販懼捕結聚
大夥經山谿要隘偶遇公人勢強則抵敵勢弱則冒

險奔迸投崖落澗人畜死傷塗地三也公人與有力
慣販者交關終歲不捕反為導護惟單弱貧瘠者捕
之或以升斗惡鹽強入路人筐袋執以報功使無辜
受害四也衆役工食悉有定例惟巡捕工食私幫公
費歲增十倍官吏比銷徒御勞悴動經時月候文曠
職旅食空囊或罰或貸俱為無補五也夫物力不齊
物之情也好美惡惡趨利就便民之情也所欲與聚
所惡勿施東多益寡因俗成務司國計者之情也以

物力言河東舊商帶支坐困新商起納無幾澆晒徒
勞增課未減公私俱稱歎矣河東一池雖差大供三
省則不足花馬二池雖差小供三郡二鎮則有餘自
然之勢也以人情言河東鹽百方督之使行至以泥
沙勒售假票甘罪而終不能行花馬池鹽百方禁之
使不得行至于比屋破產接踵喪生而終不能禁者
民之大欲大惡不可強也以國計言河東歲課一十
九萬有奇花馬二池歲課不盈數千河東鹽一引三

錢有奇二池鹽一石六分有奇如是相懸者意河東與天下六運自祖宗朝俱有定額由來久遠二池迫近塞垣棄取不時故課亦微渺後來因循取足原辦而止耳夫河東鹽既不能及遠二池鹽卒不能禁民間又不可一日無鹽而盜買盜賣終非常理今當直開二池鹽禁使西鳳漢中沛然通行計三府所當常食河東鹽一十二萬有奇歲課即照河東貢三府代辦以其事權統歸河東巡鹽御史則達觀無異督禁

有程兩地歲徵四鎮年例保無纖爽而關中可少事
矣夫居害者擇其寡與利者取其多儻今不弛二池
鹽禁則愚民被逮供餽為費罪贖為費奸人騙詐為
費兵民歲增工食為費官吏比銷為費一切顯隱猥
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于千瘡
百痛徒然費之而下殘民命上損國體又餘殃也儻
今一弛二池之禁則愚民被逮供餽可省罪贖可省
奸人騙詐可省歲增工食可省官吏比銷可省一切

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
于不識不知漠然省之而下活民命上全國體又餘
福也夫人情不甚相遠比聞鹽法侍御皆一時英碩
表表長者使其聞見悉如關中人習知利病則亦何
憚而不為良處哉但其受命而來也惟以行官鹽禁
私鹽為職而反是則駭矣地非素履事未前聞雖聖
人有所不知者何可遽望改易其常耶雖然安國家
利百姓大夫出疆義也究理從長議政從便人心不

昧因革有時此又闕斯民之幸不幸也

張練屯田議 自古英賢之君奇智之士當諸侯割據華夏分爭之代以師行而糧從餽運不繼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耕而有獲以十一二輸官以十八九自贍由來以為良法美意者屯田是也趙充國以二羗反叛廣田金城期年之間使先零坐斃曹操以征伐四方屯田許下墾荒積穀無遠運之勞諸葛亮與魏將嚴拒乃從容渭濱分兵屯田司馬懿

畏而欲避鄧艾與吳為隣開河渠溉田通于江淮大為伐吳之資嗣是歷世因之其法寢備其利寢溥於今強敵陸梁非兵無以禦敵非糧無以養兵百計集兵千方足食而獨不及屯田者何也我太祖體國經野屯田遍天下而西北邊最多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墾田之令邊方閑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限畝輸租者為額內之田不起科者為額外之田然法久弊生弊久法盡瘠田荒蕪

不治腴田為豪強兼并為官校侵奪為巧慧移丘易畝汨沒于田混亂于籍征輸徒有其名芻粟不為國用至于招商開中責令募兵墾田保伍屯聚視功力給牒予鹽酬值初時上下同利今復為敝商盡壞泥而不行然經界在田中開列在紙上非高遠難行之事無幽隱不可究之理但求憂國敏事之臣專任責成待以不次之位其規畫措置一事聽其自為直以期年為限使田額如舊課程如舊無占種影射包賠

如舊隨處有田隨處行師芻糧如峙內省帑運外省
民輸有卒徒將領以足兵有溝洫隴畛以助險有樹
藝園林以護耕轉盼之間變荒磧為豐壤易流莩而
樂康阜民足國未有善于此者昔唐德宗問李泌復
府兵之策以兵多食少欲減京西戍兵泌請發左藏
積繒因党項易牛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夏
秋耕荒田而種之沃土久荒收入必多戍卒獲利則
願耕者衆既因田致富則不思歸及戍期將滿下令

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
食而遣之是後收入既腴耕者願留家人願來變關
中之疲敝為富強泌之一言即日行之如彼其速即
年獲效如彼其厚矧在今日大修屯政簡付得人今
年舉之則明年報功決食其利矣其他籌邊遠畧十
百千萬無如此事為急要也

頌

漢揚雄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

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
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
罕之羗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
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
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
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晉陸士衡紀信頌 紀信誑項軫軒是乘攝齋赴節用
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

唐元結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
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
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
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
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奸驕為
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
官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
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

攘羣兇恢復指期曾不逾時有國無家事有至難宗
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
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
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
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
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楊炎靈武宮受命頌 臣聞享天隆命惟德也戡難
奉時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興撥亂之功君以蒼

生為憂不以濡足為患此陶唐所以捨而不畏舜禹
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龍躍之所日者奸臣竊
命四海蕩波我聖皇天帝探命歷之數啓龍圖作受
命之書付於我皇帝皇帝方遊崆峒以求至道於是
羣公卿士負玉旒金璽望氣沘碭之野三進於閭闔
之中曰臣聞在昔蚩尤連禍大盜中國神農氏兵莫
能勝天降玄女敕軒轅氏大定其災厥後堯有九州
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主鬯大位

十有九年玄德上達景福有歸六聖覩命歷之期兆
人有臨難之請陛下畏災運而不寧棄黎元而不顧
以至仁為薄以大寶為輕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兆
之衆將被髮拊膺號於天而訴於帝矣皇帝唯然改
容曰豈人心與丁卯廣平王倣太尉光弼司徒子儀
尚書左僕射冕兵部尚書輔國與北軍將士西土耆
老萬五千人排闥以訴帝曰今豺狼穴居宮闕陛下
兆庶為餌宗廟為墟若臣等誠懇未通是高祖不歆

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涸迴鑿則慶雲見布澤
而川池廣勤道而嘉禾生靈祇髣髴玄眈幽感臣聞
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終而泰歲蕤盱蠶會也睿武
英明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灑齋宮啟金匱鳴
咽拜受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尊聖父
為文武大皇帝是日烟雲變作士庶踴躍黃龍見於
東野紫氣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兼旬也
數千里朝貢會踰月也天下兵車會浹時也四方重

譯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六軍平社稷之難禮郊
祀戴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消天厲動罔不吉歆無
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庭靈芝產於延英化動而功
成淵默而頌聲言禪代者陋蒼梧易姓之名語嗣守
者羞唐堯積善之辱述戡定者嘆四紀而復夏美中
興者嗤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歸往品物之所
法象鼓飛龍於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矢謨發號實在
茲都願篆石宮庭以垂萬古俾過山澤知風雨之奧

窮造化識天地之爐臣炎稽首敢獻頌曰赫赫河圖
啟天之祐雲從億萬皇居九五惟昔陶唐克傳舜禹
獲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教惟暴惟貪天實即命
人將不堪皇曰內禪于再于三盡武之善去湯之慝
兵車百萬洶洶雷震橫會九州為行為陣恃力者踣
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至德唐堯崇功大禹
皤皤兆叟垂白而覩沛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頌聲
永介茲土

張濛楸功昭德頌 聖唐九葉皇帝平內盜攘外敵

建中興永圖以崇王業乃命潼關鎮國軍節度使檢
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華州刺史武康郡王李
元諒整兵隴右分鎮京西朝野訢以為宜軍州翕而
益重復我洮罕期在於茲且謂分星辰之精山河之
靈或穆英明為國而生者也於是行軍司馬御史中
丞董叔經以州人感公救其塗炭荷公拯其瘼厲露
表羣言贊弓雲隄曰臣聞鼓天下之大節莫先於忠

義却天下之大難莫出於才能奏勲庸播金石以為
天下表莫盛於碑版然則陛下宗臣元諒雄傑英勇
沉斷明謀虎身之望夙成龍額之封果及武齊七德
而克用為模文有九功而能舉為法故炳燭方召批
稗韓彭桓桓然殉國之功皆可揭而昌言也昔陛下
薄狩郊甸爰幸巴梁虵虺畜而患生豺狼飽而害作
內異宮闕黨與譁張何望之壑掘咸林敬缸窺覬蒲
坂同逆相扇傾陷巨州元諒時以散員副戎關鎮無

一廛之士無一旅之衆感憤而發招輯白徒斬賊使
於潼津破賊將於敷谷乘勝連擊遂克城池閭閻載
安室家相慶此其殉國之功一也勇而重閉以備不
虞創續墉堤是徵板榦環迴累於脩郭延袤載於通
衢冀防馳突之鋒庶室搜牢之掠四封輻輳不震不
驚益兇豎東顧之憂壯義夫西討之勢此其殉國之
功二也州之器備自昔其空乃剔鑊鼓為兵撒氍毹
為甲剡蒿揉為弩載簣鞞為排嚴約誓於五申肅部

隊於三令勞逸斯共甘苦必分德以導其懷刑以齊其力義以啟其憤忠以發其誠由是士皆嚮方樂公戰矣此其殉國之功三也籍馬蒐乘補卒濟師始編簿者二千終載書者一萬進次昭應稟命於副元帥之軍列屯興泰分援於尚可孤之壘元兇恃衆犯我中營或靡矜而來或掉鞅而去因其去也霆激颺衝分翼夾馳邀覆其陣血關漣川之水屍膏灞岸之田狡勢迷窮不能復振此其殉國之功四也蒼茫御苑

橫矗長雲摧百堵而洞開擁三軍而徑入姚令言望
旗而潰張光晟棄甲而奔穀騎爭追若燎於藪賊泚
憂迫躬率全軍驅其恟恟之徒揮我堂堂之衆一鼓
而北竄死真寧氛祲廓而黃道清腥穢消而彤庭肅
頓師章敬都邑晏如迎大駕復於咸秦還大兵散於
陰晉此其殉國之功五也李懷光阻河拒命竊弄戈
鋌北連絳臺南抵黃巷選朔方之健將保朝邑之離
宮陛下特詔攻圍重鞠戎旅總於經畧丕冒平涼或

拑擊其救兵或邀絕其餽卒力殫命窘因乃求降未
殲當道之豺且蹠吠籬之犬此其殉國之功六也進
屯河縣接邏官橋雖竹纜已焚而水口將渡大憖知
窘猶懷關心乘時出奇幸於有勝遲明遇伏卒以無
歸恚威窮城因絞中閣三條以謚二輔斯寧此其殉
國之功七也戊戌不道倣擾西陲驟掠邠涇深入鹽
夏徂其橫猾溽暑仍留苟不用權若何攘暴廼勵我
鷹揚之旅乘其馬瘠之時張皇軍形緩俘令逸然後

排烽結隊加電翻營師未逾於洛源寇已還於河曲
比其殉國之功八也婁婁藩戎匿詐求和重違修好
之言用許尋盟之約諸軍畢會是獨沉疑陳其不誠
請以為備且曰古者諸侯相見兵衛不撤警也今敵
人反覆未可以端拱待之乃距平涼二十里所柵為
壁塹為壕設晉師敖前之伏脩楚臣勁後之殿練銳
三千涉涇武遏既而升壇將軟果以惡來聲若河翻
勢如山進望我旗鼓驚眙而還禦侮之道既弘折衝

之威亦著此其殉國之功九也良原縣間在涇隴西
壓窮邊罹彼煙塵翦除荆棘事未經啟密令興功遂
發軔而遽行即建標而特起恢其制度峻以規模役
不二旬隱然岳立乃脩廬井乃闢田疇商旅載通流
庸偕附烽堠交於塞表保障連於岐右雖周築虎牢
漢憑馬邑式遏亂畧曾何足云此其殉國之功十也
朝廷所以降丕命策高勲重位以崇之豐爵以榮之
歌鍾以樂之邸宅以寧之自建中以來衛社稷之臣

秉旄鉞之將除宰輔董閭外其孰能疇匹於此哉况
明允豪賢勤於理要清庶以康黎獻簡恤以裕公私
推信誠弘敬讓薄九賦勵三農抑浮疎之風興庶正
之教一年而人知禁二年而人知惠三年而人知愛
四年而人知誦夫然又安可使懋功昭德沉隱無聞
也歟願聽華人篆之樂石制曰可於是耆壽荔非升
古沙門釋僧會道士遊方外等千乃心萬乃口喜從
所欲祈我筆端乃約奏章以纂成績公本姓安氏武

威姑臧人蓋黃軒帝孫降居安息高陽王裔留宅姑
臧僕射元魏之股肱武衛巨唐之牙爪世濟其貴公
又昌明而弱歲羈孤感於知己某某之族從駱統之
姓鎮潼關者五年矣既申武節克建戎勲天子以敦
淳可親誠明可信更名錫氏以昭實焉書所謂踐脩
厥猷靈承多寵者矣若夫校功王府讓德侯家雖馮
異揚言已傳藏於昔歲而吉甫作頌廢弘美於今辰
詞曰洸洸武康今有虔秉鉞即戎臨敵兮原火烈烈

隊如星兮陣如雲進如流兮止如截轉電激兮衝風
發壞苑垣兮復宮闕既東征兮又西伐輦鼓雄兮才
氣傑滌昏霾兮掃妖孽河瀆清兮渭源澈功既成兮
恩亦結倚鐵防兮賚金穴華山麓兮敷水滙惠汪濊
兮威凜冽庶氓安兮羣盜絕舞稚童兮歌大耋城宰
雲兮營偃月望麾幢兮想旌節樹豐碑兮頌英哲詞
不愧兮勲不減

銘

古黃帝巾凡銘 毋弇弱毋俛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
非德毋犯非義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逐末日
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
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
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漢班固封燕然山銘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
海外寬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
振萬世

傳毅車左銘 盧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驚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於道永思厥中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於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歲闕旅賁內顧自式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約禮以華國

車後銘 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毋或好佚匪盤於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

抑盈以無雖有三晉飲然若虛

周庾信秦州麥積崖佛龕銘 麥積崖者乃隴坻之名
山河西之靈岳高峯尋雲深谷無量方之鷲島迹遯
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
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
乘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為淨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
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允信者藉
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為亡

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青
蓮影現須彌香閤忉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
彼香山更對安居之刹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
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鎮地鬱
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厓構千尋松
植陰免假道陽鳥迴翼載輦疏山穿龕架嶺糾紛星
漢迴簇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雕輪月殿刻鏡花
堂鐫石壁闌鑿山架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

谷吹塵石牀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
乳水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峯別雨冀城餘
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
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唐呂溫三受降城碑銘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
強制以全策亘漠橫塞揭茲雄壁如三闕龍躍出大
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
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

妙觀鑒則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
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罷局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
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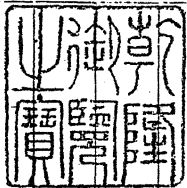
宋石介擊蛇笏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
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
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
之而莫露也祥符間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
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

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蔡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
侍御孔公時佐幕任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
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死於前則蛇無異焉
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
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知鬼神之
情狀公之謂乎然天地鍾剛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
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

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
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
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
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
蛇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滯
妖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
之烈烈其光

明益侃鶯池銘 慶陽下鶯名池深窈窕來清漪源不

竭兵民宜通或塞在人為千萬禡視茲辭



甘肅通志卷四十六